

開放文學 – 科幻寓言 – 郁離子

—

千里馬 郁離子之馬，孳得駃騠焉。人曰：「是千里馬也，必致諸內廄。」郁離子說，從之。至京師，天子使太僕閱方貢，曰：「馬則良矣，然非冀產也。」置之於外牧。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：「熹華之山，實維帝之明都，爰有紺羽之鵠，菴而弗朋，惟天下之鳥，惟鳳為能履其形，於是道鳳之道，志峭之志，思以鳳之鳴鳴天下，爽鳩見而謂之曰：『子亦知夫木主之與土偶乎？上古聖人以木主事神，後世乃以土偶。非先王之念慮不週於今之人也，敬求諸心誠，不以貌尚，而今反之矣，今子又以古反之。弗鳴則已，鳴必有戾。』卒鳴之，咬然而成音，拂梧桐之枝，入於青雲，激空穴而殷岩岬，松、杉、柏、楓莫不振柯而和之，橫體豎目之聽之者，亦莫不蠢蠢焉，熙熙焉。驚聞而大惕，畏其挺己也，使鸚鵡之於王母之使曰：『是鵠而奇其音，不祥。』使鴟日逐之，進幽焉焉。鵠委羽於海濱，鸚鵡遇而射之，中脰幾死。今天下之不內，吾子之不為幽，而為鵠也，我知之矣。」

憂時

郁離子憂，須臾進曰：「道之不行，命也。夫子何憂乎？」郁離子曰：「非為是也，吾憂夫航滄溟者之無舵工也。夫滄溟波濤之所積也，風雨之所出也，鯨、鯢、蛟、蜃於是乎集，夫其負鋒鋌而含銳鏑者，孰不有所俟？今弗慮也。旦夕有動，予將安所適乎？」須臾曰：「昔者太冥主不週，河泄於其岫且泐，老童過而備之，謂太冥曰：『山且泐。』太冥怒，以為妖言。老童退，又踴語其臣。其臣亦怒曰：『山豈有泐乎？有天地則有吾山，天地泐，山乃泐耳！』欲兵之，老童愕而走。無幾，康回過焉，弗肅又弗防也。康回怒，以頭觸其山，山之骨皆冰裂，土隕於淵，沮焉。太冥逃，客死於崑崙之墟，其臣皆亡厥家。今吾子之憂，老童也，其若之何？」

戚之次且

戚之次且謂郁離子曰：「子何為其垂垂也與？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人也，何為其然也？」郁離子仰天歎曰：「小子焉知予哉！」戚之次且曰：「昔周之姬冶子早喪其父，政屬於家僮，沸用賄，於是家日迫，將改父之舊。其父之老不可，僮群詢而出之；其母禁之，僮曰：『老人不知死而弗自靖也。』夫以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，而況於疏遠之人乎？憂之何補，祇自癘也。」郁離子曰：「吾聞天之將雨也，穴蟷知之；野之將霜也，草蟲知之。知之於將萌，而避之於未至，故或徙焉或蟄焉，不虛其知也。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土矣，是為人而不如蟲也。《詩》不云乎：『匪鶉匪鳶，翰飛戾天；匪鱣匪鮪，潛逃於淵。』言其無所往也。吾何為而不憂哉？」戚之次且曰：「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，顛沛窮厄無所不至，然亦無往而不自得。不為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。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，為其所可為，不為其所不可為而已。若夫吉凶禍福，天實司之，吾何為而自孽哉？」

規執政

郁離子謂執政曰：「今之用人也，徒以具數與，抑亦以為良而倚以圖治與？」執政者曰：「亦取其良而用之耳！」郁離子曰：「若是，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。」執政者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郁離子曰：「僕聞農夫之為田也，不以羊負耜；賈子之治車也，不以豕馱服。知其不可以集事，恐為其所敗也。是故三代之取士也，必學而後入官，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，不問其系族，惟其賢，不鄙其側陋。今風紀之司，耳目所寄，非常之選也，儀服云乎哉？言語云乎哉？乃不公天下之賢，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那豎為之，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、賈子之車也。」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。

良桐

工之僑得良桐焉，斲而為琴，弦而鼓之，金聲而玉應，自以為天下之美也，獻之太常。使國工視之，曰：「弗古。」還之。工之僑以歸，謀諸漆工，作斷紋焉；又謀諸篆工，作古竅焉；匣而埋諸土，期年出之，抱以適市。貴人過而見之，易之以百金。獻諸朝，樂官傳視，皆曰：「希世之珍也。」工之僑聞之歎曰：「悲哉世也！豈獨一琴哉，莫不然矣。而不早圖之。其與亡矣！」遂去，入於宕冥之山，不知其所終。

巫鬼

王孫濡謂郁離子曰：「子知荊巫之鬼乎？荊人尚鬼而崇祠，巫與鬼爭神，則隱而臣其偶。鬼弗知其誰為之也，乃躄於其鄉。鄉之老往祠，見其偶之臥，醮而起焉。鬼見，以為是臥我者也，歐之踣而死。今天下之臥，弗可起矣，而不避焉，無益，只取尤耳！」

亂幾

郁離子曰：「一指之寒弗煖，則及於其手足；一手足之寒弗煖，則周於其四體。氣脈之相貫也，忽於微而至大。故疾病之中人也，始於一腠理之不知，或知而忽之也，遂至於不可救以死，不亦悲夫！天下之大，亡一邑不足以為損，是人之常言也，一邑之病不救，以及一州，繇一州以及一郡，及其甚也，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，無及於病，而天下之筋骨疏矣。是故天下一身也，一身之肌肉腠理，血脈之所至，舉不可遺也，必不得已而去，則爪甲而已矣。窮荒絕徼，聖人以爪甲視之，雖無所不愛，而捐之可也，非若手、足、指之不可遺，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也。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為身，孰為爪甲，孰為手，足、指，而不逆施之，則庶幾乎弗悖矣！」

養梟

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，而冀其鳳鳴焉。春申君曰：「是梟也，生而殊性，不可易也，食何與焉？」朱英聞之，謂春申君曰：「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為鳳矣，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，而君寵養之，食之以玉食，薦之以珠履，將望之以國士之報。以臣觀之，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，而冀其鳳鳴也？」春申君不寤，卒為李園所殺，而門下之士，無一人能報者。

獻馬

周厲王使芮伯帥師伐戎，得良馬焉，將以獻於王。芮季曰：「不如捐之。王欲無厭，而多信人之言。今以師歸而獻馬焉，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為不止一馬，而皆求於子。子無以應之，則將曉於王，王必信之。是賈禍也。」弗聽，卒獻之。榮夷公使有求焉，弗得，遂譖諸王曰：「伯也隱。」王怒逐芮伯。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。爾知王之瀆貨而啟之，黃伯之罪也。

燕王好烏

燕王好烏，庭有木皆巢烏，人無敢觸之者，為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。故凡國有事，惟烏鳴之聽。烏得寵而矜，客至則群呀之，百鳥皆不敢集也。於是大夫、國人咸事烏。烏攫腐以食，腥於庭，王厭之。左右曰：「先王之所好也。」一夕，有鴟止焉，烏

群睨而附之如其類。鷓入呼於宮，王使射之，鷓死，烏乃呀而汲之。人皆醜之。

八駿

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，歸而伐徐偃王，滅之，乃立天間、內外之廄。八駿居天間，食粟日石；其次乘居內廄，食粟日八斗；又次居外廄，食粟日六斗；其不企是選者為散馬，散馬日食粟五斗；又下者為民馬，弗齒於官牧。以造父為司馬，故天下之馬無遺良，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。穆王崩，造父卒，八駿死，馬之良駑莫能差，然後以產區焉。故冀之北土純色者為上乘，居天間，以駕王之乘輿；其厖為中乘，居內廄，以備乘輿之闕，戎事用之；冀及濟河以北，居外廄，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使於四方者用之；江淮以南為散馬，以遞傳服百役，大事弗任也。其土蠻亦視馬高下，如造父之舊。及夷王之季年，盜起，內廄之馬當服戎事，則皆飽而驕，聞鉦鼓而辟易，望旆而走。乃參以外廄。二廄之士不相能，內廄曰：「我乘輿之驂服也。」外廄曰：「爾食多而用寡，其奚以先我？」爭而聞於王，王及大臣皆右內廄。既而與盜遇，外廄先，盜北。內廄又先上以為功，於是外廄之士馬俱懈。盜乘而攻之，內廄先奔，外廄視而弗救，亦奔，馬之高足驥首者盡沒。王大懼，乃命出天間之馬。天間之馬，實素習吉行，乃言於王而召散馬。散馬之士曰：「戎事尚力，食充則力強；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，吾儕力少而恒勞，懼弗肩也。」王內省而慚，慰而遣之，且命與天間同其食，而廩粟不繼，虛名而已。於是四馬之足交於野，望粟而取，農不得植，其老羸皆殍，而其壯皆逸入於盜，馬如之。王無馬不能師，天下蕭然。

蜀賈

蜀賈三人，皆賣藥於市。其一人專取良，計入以為出，不虛價亦不過取贏。一人良不良皆取焉，其價之賤貴，惟買者之欲，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。一人不取良，惟其多賣，則賤其價，請益則益之不較，於是爭趨之，其門之限月一易，歲餘而大富。其兼取者趨稍緩，再期亦富。其專取良者，肆日中如宵，且食而昏不足。郁離子見而歎曰：「今之為士者亦若是夫！昔楚鄙三縣之尹三，其一廉而不獲於上官，其支也無以餽舟，人皆笑以為癡。其一擇可而取之，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。其一無所不取以交於上官，子吏卒，而實富民，則不待三年，舉而任諸綱紀之司，雖百姓亦稱其善，不亦怪哉！」

賄賂失人心

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，室壞不修且壓，乃召工謀之。請粟，曰：「未間，女姑自食。」役人告饑，蒞事者弗白而求賄，弗與，卒不白。於是眾工皆德恚，執斧鑿而坐。會天大雨霖，步廊之柱折，兩廡既圯，次及於其堂，乃用其人之言，出粟具饗餼以集工曰：「惟所欲而與，弗靳。」工人至，視其室不可支，則皆辭。其一曰：「向也吾饑，請粟而弗得，令吾飽矣。」其二曰：「子之饗餼矣，弗可食矣。」其三曰：「子之室腐矣，吾無所用其力矣。」則相率而逝，室遂不葺以圯。郁離子曰：「北郭氏之先，以信義得人力，致富甲天下，至其後世，一室不保，何其忽也！家政不修權歸下隸，賄賂公行，以失人心，非不幸矣。」

請舶得葦筏

闕逢敦牂之歲，戎事大舉，有薦瓠里子宓於外閫者曰：「瓠里先生實知兵，可將也。」聘至，瓠里子過郁離子辭，且請言焉。郁離子仰天歎曰：「嗟乎悲哉！是舉也患矣，而獨不為先生計哉？」瓠里子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郁離子曰：「昔者秦始皇帝東巡，使徐市入海，求三神蓬萊之山。請舶弗予，予之葦筏，辭曰：『弗任。』秦皇帝使謁者讓之曰：『人言先生之有道也，寡人聽之，而必求舶也，則不惟人皆可往也，寡人亦能往矣，而焉事先生為哉？』徐市無以應，退而私具舟，載其童男女三千人，宅海島而國焉。秦皇帝留連海濱，待徐市不至，不得三神山而歸，殂於沙邱。今之用事者皆肉食，吾恐先生之請舶而得葦筏也。」既而果不用瓠里子。

喻治

郁離子曰：「治天下者其猶醫乎。醫切脈以知證，審證以為方。證有陰陽虛實，脈有浮沉細大，而方有汗下、通便、補瀉、針灼、湯劑之法，參、苓、姜、掛、麻黃、芒硝之藥，隨其人之病而施焉，當則生，不當則死矣。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為方，非醫也，雖有扁鵲之識，徒嘵嘵而無用；不知證不知脈，道聽途說以為方，而語人曰我能醫，是賊天下者也。故治亂證也，紀綱脈也，道德、政刑方與法也，人才藥也。夏之政尚忠，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；殷之政尚質，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，秦用酷刑、苛法以箝天下，天下苦之，而漢承之以寬大，守之以寧壹。其方與證對，其用藥也無舛，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。」

噪虎

郁離子以言忤於時，為用事者所惡，欲殺之。大臣有薦其賢者，惡之者畏其用，揚言毀諸庭，庭立者多和之。或問和之者曰：「若識其人乎？」曰：「弗識，而皆聞之矣。」或以告郁離子，郁離子笑曰：「女幾之山，幹鵲所巢，有虎出於樸簞，鵲集而噪之。鵲聞之，亦集而噪。鵲見而問之曰：『虎行地者也，其如子何哉，而噪之也？』鵲曰：『是嘯而生風，吾畏其顛吾巢，故噪而去之。』問於鵲，鵲無以對。鵲笑曰：『鵲之巢木末也，畏風故忌虎，爾穴居者也，何以噪為？』」

搏沙

郁離子曰：「民猶沙也，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。堯、舜之民，猶以漆搏沙，無時而解。故堯崩，百姓如喪考妣，三載，四海遏密八音，非威驅而令肅之也。三代之民，猶以膠搏沙，雖有時而融，不釋然離也。故以子孫傳數百年，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，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。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，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、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。其無道未如桀、紂者不亡；無道如桀、紂，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。霸世之民，猶以水搏沙，其合也若不可開。猶水之冰然，一旦消釋，則渙然離矣。其下者以力聚之，猶以手搏沙，拳則合，放則散。不求其聚之道，而以責於民曰是頑而好叛。嗚呼，何其不思之甚也！」

虞卿諫賞盜

平原君患盜，誅之不能禁。或曰：「更賞之，足則戢矣。」虞卿曰：「不可。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，衰世之政也，雖微猶足以激其趨。故賞禁僭，罰禁濫，縣衡以稱之，猶懼其不平也，而況敢逆施之乎？夫民之輕禁以逞慾，如水之決，必有所自。求而塞之斯可矣。今此之不塞，而力遏其流，至於不能制，乃不省其闕，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，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，其庸有瘳乎？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，節以制之，猶或踰焉。盜而獲賞，利莫大矣，利之所在，民必趨焉。趨而禁之，是貳政也；趨而不禁，人盡盜矣。是鼓亂也，不減孰甚焉？」平原君豁然而悟，起再拜受教，盡散其私財，以濟貧乏，申明舊章，而重購以賞獲盜者。於是趙盜皆走之燕，道不拾遺，虞卿之教也。

論智

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：「雲，山出也，而山以之靈；煙，火出也，而火以之畜，不亦異哉？」郁離子曰：「善哉問。夫人之用智者亦猶是也。夫智人出也，善用之。猶山之出雲也；不善用之，猶火之出煙也。韓非囚秦，晁錯死漢，煙出火也。」

魯般

郁離子之市，見壞宅而哭之慟。或曰：「是猶可葺與？」郁離子曰：「有魯般、王爾則可也，而今亡矣夫，誰與謀之？吾聞宅壞而棟不撓者可葺，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，舉之則覆，不可觸已，不如姑仍之，則覺桷之未解者猶有所附，以待能者。苟振而摧之，將歸咎於葺者，弗可當也。況葺宅必新其材，間其蠹腐，其外完而中潰者悉屏之，不束椽以為楹，不斲柱以為椽。其取材也，惟其良，不問其所產。楓、柟、松、栝、杉、櫟、柞、檀無所不收，大者為棟為梁，小者為椽為桷，曲者為枅，直者為楹，長者為椳，短者為稅，非空中而液身者，無所不用。今醫閭之大木竭矣，規矩無恒，工失其度，斧鋸刀鑿，不知所裁，桂、樟、柟、櫟，剪為樵薪，雖有魯般、王爾不能輒施其巧，而況於無之乎？吾何為而不悲也？」

九尾狐

青邱之山，九尾之狐居焉。將作妖，求羆體而戴之，以拜北斗，而徼福於上帝。遂往造共之臺，以臨九邱。九邱十藪之狐畢集，登羽山而人舞焉。有老狼見而謂之曰：「若之所戴者死人之羆體也。人死肉腐而為泥，枯骨存焉，是為羆體。羆體之無知，與瓦礫無異，而其腥穢，瓦礫之所不有，不可戴也。吾聞鬼神好馨香而悅明德，腥臊穢惡不可聞也，而況敢以瀆上帝。帝怒不可犯也，弗悔，若必受烈禍。」行未至關伯之墟，獵人邀而伐之，攢弩以射其戴羆體者。九尾之狐死，聚群狐而焚之，沮三百仞，三年而梟乃熄。

東都旱

漢愍帝之季年，東都大旱，野草皆焦，昆明之池竭。洛巫謂其父老曰：「南山之湫有靈物，可起也。」父老曰：「是蛟也，弗可用也，雖得雨必有後憂。」眾曰：「今旱極矣，人如坐爐炭，朝不謀夕，其暇計後憂乎？」乃召洛巫與如湫，禱而起之。酒未畢三奠，蛟蜿蜒出，有風隨之，颼颼然山谷皆殷，有頃雷雨大至，木盡拔，彌三日不止，伊、洛、灑、澗皆溢，東都大困，始悔不用其父老之言。

螢與燭

郁離子曰：「螢之為明微微也，昏夜得之，可以照物，取而置諸燭下，則黝然亡矣。燭亦明矣哉，而不能不晦於月也。太陽出矣，月之明又安在哉？故狗制狐，豹制狗，虎制豹，狡狴制虎。魏、吳、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之君，惟其不當漢祖之時也，使其在漢祖之時，不敢與布、越伍，而況能南面哉？是故湯、武不作，而後有桓、文；桓、文不作，而後有秦；秦之王適逢六國之皆庸君，故有賢人弗能用，而秦之間得行。嗚呼，豈秦之能哉？」

德勝

或問勝天下之道，曰：「在德。」何從勝德？曰：「大德勝小德，小德勝無德；大德勝大力，小德敵大力。力生敵，德生力；力生於德，天下無敵。故力者勝一時者也，德愈久而愈勝者也。夫力非吾力也，人各力其力也，惟大德為能得群力，是故德不可窮，而力可困。」

假仁義

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，或曰：「是何足道哉？」郁離子曰：「是非仁人之言與。五伯之時，天下之亂極矣，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，雖假而愈於不能。故聖人有取也。故曰誠勝假，假勝無。天下之至誠，吾不得見矣，得見假之者亦可矣。」郁離子曰：「甚矣，仁義之莫強於天下也。五伯假之，而猶足以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，而況於出之以忠，行之以信者哉！今人談仁義以口，間取其一二無拂於其欲者，時行焉，將以賈譽也。及其弗獲，則舉仁義以為迂而舍之，至於死弗悟，哀哉！」

象虎

齊湣王既取燕滅宋，遂伐趙侵魏，南惡楚，西絕秦交示威諸侯，以求為帝。平原君問於魯仲連曰：「齊其成乎？」魯仲連笑曰：「成哉？臣竊悲其為象虎也。」平原君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魯仲連曰：「臣聞楚人有患狐者，多方以捕之，弗獲，或致之曰：『虎，山獸之雄也，天下之獸見之，咸讐而亡其神，伏而俟命。』乃使作象虎，取虎皮蒙之，出於牖下，狐人遇焉，啼而踣。他日豕暴於其田，乃使伏象虎，而使其子以弋拑諸衢。田者呼，豕逸於莽，遇象虎而反奔衢，獲焉。楚人大喜，以象虎為可以臣服天下之獸矣。於是野有如馬，被象虎以趨之。人或止之曰：『是駁也，真虎且不當，往且敗。』弗聽。馬雷响而前，攫而噬之，顛蹶而死。今齊實象虎，而燕與宋，狐與豕也，弗戒，諸侯其無駁乎？」明年，望諸君以諸侯之師入齊，湣王為淖齒所殺。

蟾蜍

蟾蜍游於決瀆之澤，蚺蛟以其族見，喜其類己也，欲與俱入月，使鼃呼之，問曰：「彼何食？」曰：「彼宅於月中，身棲桂樹之陰，餐泰和之淳精，吸風露之華滋，他無所食也。」蚺蛟曰：「若是則予不能從矣。予處決瀆之中，一日而三飽，予焉能從彼單棲於汙溲，枵其胃腸而吸飲風露乎？」問其食，不對。鼃復命，使返而窺之，是方據溷而食其蛆，鹽糞汁而飲之，滿腹然後出，臍臍然。鼃返曰：「彼之食，溷蛆與糞汁也，不可一日無也，而焉能從子？」蟾蜍蹙額而哈曰：「嗚呼！予何罪乎，而生與此物類也！」

豺智

郁離子曰：「豺之智其出於庶獸者乎？嗚呼，豈獨獸哉，人之無知也，亦不如之矣！故豺之力非虎敵也，而獨見焉則避。及其朋之來也，則相與犄角之，盡虎之力得一豺焉，未暇顧其後也而犄之者至矣，虎雖猛，其奚以當之？長平之役，以四十萬之眾投戈甲而受死，惟其智之不如豺而已。」

玄豹

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：「嗚呼，世有欲蓋而彰，欲抑而揚，欲揜其明而播其聲者，不亦異乎？」郁離子喟然歎曰：「子不見夫南山之玄豹乎？其始也繪繪耳，人莫之知也。霧雨七日不下食，以澤其毛而成其文。文成矣，而復欲隱，何其甚也？是故懸黎之玉，處頑石之中，而潛於幽谷之底，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；無故而舒其光，使人輻而駭之，於是乎椎鑿而扁鑄發矣。桂樹之輪困結縲，與拷纏奚異，而斧斤尋之，不憚阻遠者何也？以其香之達也。故曰『欲人之不見，莫若留其明；欲人之不知，莫若暗其聲。』是故鸚鵡繫於能言，蜩蟪獲於善鳴；樗以惡而免割，黠以苦而不烹。何不翳子之燁燁，而返子之冥冥乎？」石羊先生悵然久之，曰：「惜乎，予聞之晚也！」

螳蟻

南山之隈有大木，群螳萃焉。穿其中而積土其外，於是木朽而螳日蕃，則分處其南北之柯，螳之埳瘵如也。一日野火至，其處南者走而北，處北者走而南，不能走者漸而遷於火所未至，已而俱焚無遺者。

賄亡

東南之美，有荆山之麝臍焉，荆人有逐麝者，麝急，則抉其臍投諸莽，逐者趨焉，麝因得以逸。令尹子文聞之曰：「是獸也，而人有弗如之者，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，何其知之不如麝耶！」

借鶴智

子游為武城宰，郭門之埳，有鶴遷其巢於墓門之表。墓門之老以告，曰：「鶴知天將雨之鳥也，而驟遷其巢，邑其大水乎？」子游曰：「諾。」命邑人悉具舟以俟。居數日，水果大至。郭門之埳沒，而雨不止，水且及於墓門之表，鶴之巢翹翹然，徘徊長唳，莫知其所處也。子游曰：「悲哉！是亦有知矣，惜乎其未遠也。」

子僑包藏禍心

西郭子僑與公僕詭隨，涉虛俱為微行，昏夜踰其鄰人之垣，鄰人惡之，坎其往來之涂，而置溷焉。一夕又往，子僑先墮於溷弗言，而招詭隨；詭隨從之墮，欲呼，子僑掩其口曰：「勿言。」俄而涉虛至，亦墮，子僑乃言曰：「我欲其無相啞也。」君子謂西郭子僑非人也，己則不慎，自取污辱，而包藏禍心，以陷其友，其不仁甚矣！

救虎

蒼筤之山，溪水合流入於江，有道士築於其上以事佛，甚謹。一夕，山水大出，漂室廬塞溪而下，人騎木乘屋號呼求救者，聲相連也。道士具大舟，躬蓑笠，立水滸，督善水者繩以俟。人至即投木索引之，所存活甚眾。平旦，有獸身沒波濤中而浮其首，左右盼若求救者。道士曰：「是亦有生，必速救之。」舟者應言往，以木接上之，乃虎也。始則矍矍然，坐而舐其毛，比及岸，則瞪目視道士，躍而攫之仆地。舟人奔救，道士得不死而重傷焉。郁離子曰：「哀哉！是亦道士之過也。知其非人而救之，非道士之過乎？雖然，孔子曰：『觀過斯知仁矣。』道士有焉。」

采藥

豸龍先生采藥於山，有老父坐石上，揖之不起。豸龍先生拱而立。頃之，老父仰而噓，俯而凝其神，玉如也，頷而笑曰：「子欲采藥乎？余亦采藥者也。今子雖采藥而未知藥也，知藥莫若我。」豸龍先生跪曰：「願受教。」老父曰：「坐！吾語子。中黃之山有藥焉，龍鱗而鳳葩，玉質而金英，宵納月影，晨晞日精，宅厚坤以為家，澡沆瀣之流榮。其味不苦不酸，其性不熱不寒，淡如也，淳如也，其名曰芝。得而服之，壽考以康，百病不生，嗶嗶熙熙，躋於泰寧，而五百年一遇之。太行之山有草焉，丹莢而紫蕤，根如伏龍，葉如翠翹，蔥蔥萋萋，蔚茂以齊，其名曰參。得而服之，老者少，少者壽，病者已，疴者起，而三百年一遇之。南條之山有草焉，性溫而和，味芳以辛，馥馥芬芬，香氣襲人，其名曰朮。得而服之，養精益神，救死扶生，去疾除根，瘴癘莫干，寢興以安，而百年一遇之。岫嶼之山有木焉，碧幹而瓊枝，綠葉菁菁，上拂穹青，下臨層崖，霜雪灑之而不凝，赤日過之而不炎，其馨菲菲，其味如飴，鬼魅畏之，避不敢窺，其名曰桂。煮而服之，可以祛百邪，消毒淫，扶陽抑陰，斂真歸元。岷山之陰有草焉，葉如翠毛，根如南金，味如人膽，稟性酷烈，不能容物，名曰黃良。煮而服之，推去百惡，破癥解結，無穢不滌，煩痾毒熱，一掃無跡，如司寇之殛殘賊。之二物也，有病乃服，無病者不服也。故有弗用，用必中。陰谷有草，狀如黃精，背陽而生，入口口裂，著肉肉潰，名曰鈎吻。雲夢之隰有草，其狀如葵，葉露滴人，流為瘡痍，刻骨絕筋，名曰斷腸之草。之二草者，但有殺人之能，而無愈疾之功，吾子其慎擇之哉！無求美弗得，而為形似者所誤。」豸龍先生愀然而悲，顧求老人，已不知其所之矣。

梓棘

梓謂棘曰：「爾何為乎修修而不揚，櫛櫛而無所容，幽樛於灌莽之中，翳朽籜而不見太陽，不已瘁乎？吾幹竦穹崖，梢拂九陽，根入九陰，日月過而留其暉，風雨會而流其滋。鵷鷺翠鸞，朝夕和鳴。暖靄晴嵐，山蒸澤烘，結為祥雲。五色備象，八音成聲，絢為文章。抱日浮光，蔚兮若濯錦出蜀江，粲兮若春葩曜都房。是以匠石見而愛之，期以為明堂之棟樑。」言既，棘倚風而嘯，振條而吟，曰：「美矣哉！吾聞之：『冶容色者侮之招，麗服飾者盜之招，多才名者忌之招。』今子之美，冠群超倫，名彰於時，泰運未開，構廈無人，吾憂子之不得為明堂之棟樑，而翳為黃腸，與腐肉同歸於冥冥之鄉，雖欲見太陽，其可得乎？吾長不盈尋，大不踰指，扶疏屈律，不文不理，天不畀之以材，而賜之以刺，使人不敢樵，禽不敢萃。故雖無子之美，而亦無子之憂，則吾之所得多矣。吾又安所求哉？」

螫父不仕

宋王欲使熊螫父為司馬，熊螫父辭。宋王謂杞離曰：「薄諸乎？吾將以為太宰。」杞離曰：「臣請試之。」且日，之熊螫父氏，不遇，遇其僕於塗，為道王之意。其僕曰：「小人不能知也，然嘗聞之：南海之島人食蛇，北游於中國，獵蛇以為糧。之齊，齊人館之厚，客喜，侑主人，以文跌之修，主人吐舌而走，客弗喻，為其薄也。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。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？」杞離慚而退。

化鐵之術

郁離子學道於藐乾羅子冥，授化鐵為金之術。遂往入九折之山，得躍冶之鋼而煉之。以左目取火於太陽，右目取水於太陰，驅役雷風，收拾鬼神，以集於黃中。渾渾胚胚，如珠在胎；焜焜熒熒，如日將升。仙人皆仰之矣，山鬼窺而慄焉，嘯其徒謀之曰：「有怪女知之乎？若不早圖而待其成，悔無及矣。」乃使彘與鬼分撓之，百端不能破，乃群號而訴諸帝曰：「天生物而賦之形成性、壽、夭、貴、賤，司命掌之，弗可移也，夫是謂之天常。今彼將以智奪之，以竊天權，弗可假也。」帝怒，命方伯宵鼓之以韓彘龍之鞀，鐵躍弗不止，遂不能成金。

石羊先生

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：「子不知予之憂乎？」郁離子曰：「何為其不知也？」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周人有好姣服者，有不足於其心，則忸怩而不置，必易而後慊。一日，有所之，袂涅而弗知也，揚揚而趨，樂甚。其友半途而指之涅，則惋而嗟，攝而搔之，涅去而跡在，其心岫岫然，五步而六視，不成行而復。鄭子陽好其妻。其妻美而額髻，蔽之以翟，三年未之見。一夕禡其翟，見焉，則快然不樂，申旦而不寐。其妻雖以翟蔽之，終不好矣。故陰谷之朮，生於嵌岩之下，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，不知天之有日月也。梧邱之野，人種稻以為食，歲儲舊而待新，新未嘗不敢竭其舊。旦日之畝，視其禾皆穎而且粟，喜而歸曰：『新可期矣！』則皆發其舊，與其人飽之，舊其盡而新未熟，不勝其缺望，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，蹊其畝而禾愈青。是非禾之返青

也，望之者切也。荆人有走虎而捐其子者，以為虎已食之矣，弗求矣。人有見而告之曰：『爾子在，盍速求之？』弗信，彩薪者以歸，予之。他日遇而爭之，其子弗識矣。趙王之太子病，召醫緩，醫緩至曰：『病革矣，非萬金之藥弗可。』問之，曰：『是必得代之赭、荆之玉、岫巖之沙、禹同青蛉之曾青、崑崙之紫白英、合浦之珠、蜀之犀、三韓之寶龜、醫無閭之珣、玕、琪，合汞鉛而煉之，一年而和，二年而成，三年而金粟生，則取而埋諸土中，又三年而服之，斯可以起矣！』淳於公聞而笑之曰：『誠哉，所謂醫緩矣！』莊子之齊，見餓人而哀之，餓者從而求食，莊子曰：『吾已不食七日矣。』餓者吁曰：『吾見過我者多矣，莫我哀也，哀我者惟夫子。向使夫子不不食，其能哀我乎？』豢龍先生謂石羊子曰：「往予溯於江十日，而風恒從西來，及還而沿又十日，而風恒從東來，從者恚而泣。」予唏之曰：「天有風主，為予汝乎？何為泣也？」

靈邱丈人

靈邱之丈人善養蜂，歲收蜜數百斛，蠟稱之，於是其富比封君焉。丈人卒，其子繼之，未期月，蜂有舉族去者，弗恤也。歲餘去且半，又歲餘盡去，其家遂貧。陶朱公之齊，過而問焉，曰：「是何昔者之煊煊，而今日之涼涼也？」其鄰之叟對曰：「以蜂。」請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昔者丈人之養蜂也，園有廬，廬有守，剝木以為蜂之宮，不罅不隙。其置也疏密有行，新舊有次，坐有方，牖有鄉，五五為伍，一人司之。視其生息，調其暄寒，鞏其構架，時其墮發，蓄則從之析之，寡則與之哀之，不使有二王也。去其蛛蝥、蚍蜉，彌其土蜂、蠅豹。夏不烈日，冬不凝澌，飄風吹而不搖，淋雨沃而不漬。其取蜜也，分其贏而已矣，不竭其力也。於是故者安，新者息，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。今其子則不然矣。園廬不葺，污穢不治，燥濕不調，啟閉無節，居處脆脆，出入障礙，而蜂不樂其居矣。及其久也，蝘蝓同其房而不知，螻蛄鑽其室而不禁，鷦鷯掠之於白日，狐狸竊之於昏夜，莫之察也，取蜜而已，又焉得不涼涼也哉？」陶朱公曰：「噫！二三子識之，為國有民者可以鑒矣。」

刑赦

郁離子曰：「刑，威令也，其法至於殺，而生人之道存焉。赦，德令也，其意在乎生，而殺人之道存焉。《書》曰：『刑期於無刑。』又曰：『眚災肆赦，此先王之心也。』是故制刑，期於使民畏，刑有必行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，則死者鮮矣。赦者所以矜蠢愚，宥過誤。知罪不避，而輒原焉，是啟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；至於禍稔惡積，不得已而誅之，是以恩為棄也，然則赦令卒不可行與？曰法有二：有古今之通禁，有一代之私禁。古今之通禁，惡逆也，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。而釋勿治，是代之為賊也。一代之私禁，茶、鹽、錢、幣之類也，民無以為生而官不能恤，於是乎有犯，雖難以為常，原情而貸之可也。」

賈人

濟陰之賈人，渡河而亡其舟，棲於浮苴之上，號焉。有漁者以舟往救之，未至，賈人急號曰：「我濟上之巨室也，能救我，予爾百金。」漁者載而升諸陸，則予十金。漁者曰：「向許百金，而今予十金，無乃不可乎！」賈人勃然作色曰：「若漁者也，一日之獲幾何，而驟得十金猶為不足乎？」漁者黯然而退。他日，賈人浮呂梁而下，舟薄於石又覆，而漁者在焉。人曰：「盍救諸？」漁者曰：「是許金而不酬者也。」艤而現之，遂沒。郁離子曰：「或稱賈人重財輕命，始吾或不信，而今知有之矣。張子房謂漢王曰：『秦將賈人子，可啖也。』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！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。孟子曰：『故術不可不慎也。』信哉！」

好禽諫

衛懿公好禽，見舐牛而悅之，祿其牧人如中士。寧子諫曰：「不可。牛之用在耕，不在舐，舐其牛，耕必廢。耕，國之本也，其可廢乎？臣聞之，君人者不以欲妨民。」弗聽。於是衛牛之舐者，賈十倍於耕牛，牧牛者皆釋耕而教舐，農官強能禁。邴有馬，生駒不能走而善鳴，公又悅而納諸廄。寧子曰：「是妖也，君不悟，國必亡。夫馬齊力者也，鳴非其事也。邦君為天牧民，設官分職，以任其事，廢事失職，厥有常刑，故非事之事，君不舉焉，杜其源也。妖之興也，人實召之，自今以往，衛國必多不耕之夫，不織之婦矣。君必悔之。」又弗聽。明年，狄伐衛，衛侯將登車，而御失其轡，將戰，士皆不能執弓矢，遂敗於榮澤，滅懿公。

五丁怒

鬻髻問於赤羽離曰：「盜日殺而日多，何也？」赤羽離曰：「未也，而今方多耳！」鬻髻曰：「何若是甚也？」赤羽離曰：「乘子之車，循子之軌，天下之生，將盡為盜。」鬻髻曰：「請問之。」赤羽離曰：「昔者蠶蜚暴於岷嶓之間，蜀王使相回帥師伐之，畏弗進，作土門而壁焉。其士卒日食於民，民瘵弗堪。於是五丁鑿山，以出於江之源，擒蠶蜚殺之。相回聞蠶蜚之死也，毀壁而出，取其屍以為功，曰：『我之徒兵實殺之。』五丁怒，殺相回，排天彭而壅之江，江水逆流，覆王宮，王升木而號。化為杜鵑。今天下之治盜者皆相回也，民不甘喂肉於蠶蜚也，能無泄五丁之怒者乎？」

晉靈公好狗

晉靈公好狗，築狗圈於曲沃，衣之繡，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也，則誇狗以悅公，公益尚狗。一夕，狐入於絳宮，驚襄夫人，襄夫人怒，公使狗搏狐，弗勝。屠岸賈命虞人取他狐以獻，曰：「狗實獲狐。」公大喜，食狗以大夫之俎，下令國人曰：「有犯吾狗者別之。」於是國人皆畏狗。狗入市取羊、豕以食，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，屠岸賈大獲。大夫有欲言事者，不因屠岸賈，則狗群噬之。趙宣子將諫，狗逆而拒諸門，弗克入。他日，狗入苑食公羊，屠岸賈欺曰：「趙盾之狗也。」公怒使殺趙盾，國人救之，宣子出奔秦。趙穿因眾怒攻屠岸賈，殺之，遂弑靈公於桃園。狗散走國中，國人悉擒而烹之。君子曰：「甚矣，屠岸賈之為小人也，誣狗以蠱君，卒亡其身以及其君，寵安足恃哉！人之言曰：『蠹蟲食木，木盡則蟲死。』其如晉靈公之狗矣。」

官舟

瓠里子自吳歸粵，相國使人送之，曰：「使自擇官舟以渡。」送者未至，於是舟泊於滸者以千數，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。送者至，問之曰：「舟若是多也，惡乎擇？」對曰：「甚易也，但視其蔽篷折簷而破碕者，即官舟也。」從而得之，瓠里子仰天歎曰：「今之治政，其亦以民為官民與？則愛之者鮮矣，宜其蔽也。」

雲夢田

楚王好安陵君，安陵君用事，景睢邀江乙使言於安陵君曰：「楚國多貧民，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，無使失所。」安陵君言於王而許之。他日，見景子，問其人之數，景子曰：「無之。」安陵君愕曰：「吾以子為利於王而言焉，乃以與人而為恩乎？」景睢失色而退，語其人曰：「國危矣！志利而忘民，危之道也。」

彌子瑕

衛靈公怒彌子瑕，扶出之。瑕懼，三日不敢入朝。公謂祝鮀曰：「瑕也對乎？」子魚對曰：「無之。」公曰：「何謂無之？」子魚曰：「君不觀夫狗乎？夫狗依人以食者也，主人怒而扶之，噪而逝；及其欲食也，憇憇然復來，忘其扶矣。今瑕君狗也，仰於君以食者也，一朝不得於君，則一日之食曠焉，其何敢對乎？」公曰：「然哉。」

自警自贖

郁離子曰：「自警者樂言己之長，自贖者樂言人之短。樂言己之長者不知己，樂言人之短者不知人。不知己者無所見，不知人者無所聞。無見者謂之警，無聞者謂之贖。人有耳目，而見聞有所不及，恒思所以聰明之，猶懼其蔽塞也，而況於自警自贖乎？警且贖而以欺人曰予知且能，然而不喪者，蔑之有也。」

自諱自矜

郁離子曰：「諱者欺之媒乎，矜者諂之宅乎，媒以招之，宅以納之，奸其不至乎？故舟必漏也，而後水入焉，土必濕也，而後苔生焉，奸人伺隙以圖進其身，奚暇為人國家計哉？故因其矜也，而施之諂；因其諱也，而投以欺。然後昭然，知其為諂與欺，而弗之拒也。繇是而貫，貫而後寵生焉，寵生慕，慕生效，夫奸人之得志於人國家也，一旦不能堪也，而況於慕效之相承乎？腐肉之致蠅，蠅蛆相生而不窮，夫何以當之？是故君子之修憲辨惑，如良醫之治疾也，針其膏肓，絕其根源，然後邪淫不生。苟知諂與欺之能喪人心，亡人國也，屏其媒，壞其宅，奸者熄矣。」